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 5/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03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 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第 1 章

两个遭遇海难的绝色女子，一个漂浮在茫茫海上，一个落入海盗之手，她能白玉无瑕吗？

—

泼墨一样的乌云和墨汁一样的海水挤压在一起，胶着状吼叫着，使人疑心天与海之间还有没有空间。狂风、巨浪的喧嚣声主宰了一切，可怕的风暴潮正折磨着马六甲海峡。

一艘吨位很小的木船没能躲过风暴潮的袭击，在汪洋中它如同一个脆弱的小蛋壳，忽而被排山倒海的浪涛抛起来，忽而又深深地埋入谷底。在这样罕见的狂浪中，铁骨钢甲的大船也会被打散架子，何况一艘木船。

风声、浪声中隐隐夹杂着男男女女凄厉哀绝的呼号求救的喊声，那叫声是劈裂的、不成人声的。

这是一艘来自中国泉州一带的客货混装船，连船号也不曾有过。这几年，穷困无着的华人在早年闯南洋的乡亲们的招引下，拉家带口地奔赴马来亚、印度尼西亚，似乎那里有一座巨大的金

矿在等着他们去挖掘。

全船乘客都快绝望了，只有一个青年人显得比别人镇定，他不断地给船长出主意，使小船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劈头盖顶的迎头浪的致命打击。他叫林振雄，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硬朗而憨厚，差不多念过8年书，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在他旁边，有两个很标致的姑娘，一个洋气，一个朴实；洋气的姑娘穿着是时髦的，看得出家境不错，她叫翁玉娘，是林振雄的恋人，也是同学。那个带有质朴腼腆型的姑娘有一双黑亮的眼睛，梳一根大辫子，她叫桑妹，是林振雄未来的二嫂，林振雄的二哥一年前去了马来西亚，林家用10块大洋订下了这门亲事，听说林振雄要下南洋，二哥林振方就托他把嫂子一同带来。

不管是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在这怵目惊心的海暴面前，全都吓坏了，林振雄成了她们惟一的主心骨，她们一左一右，不约而同地抓住林振雄的衣襟，好像抓住他就抓住了生的希望一样。

为了避风，帆早卸下去了，这样也无济于事，一个横浪席卷而来，咔嚓一声脆响，主桅杆齐刷刷地拦腰折断，有几个抱着桅杆的人被大浪吞噬了。

翁玉娘绝望地说：“早知这样，就不出来了，何必到海上来送死。”

桑妹吓得语不成句，先时还哭，后来连哭也哭不出来了。林振雄又何尝不怕？但他毕竟是她们的主心骨，心里的绝望不能表现出来，他用尽了安慰的话语。

后来他想起了求救，发求救信号。

船长认为没用。在这种海暴面前，人人自危，想救别人也无能为力。他已经放弃一切努力等着覆灭了。

林振雄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他跑到船长室里找出了一只风雨灯，又跑回到前甲板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翁玉娘明白了他的意图，围拢过来。

同乡高个子有点水蛇腰的申礼明也围过来，他和桑妹一起，扯了一块破帆布挡住风，林振雄点着了风雨灯。

灯光一亮，好多人的心里也似乎亮堂了，都充满希望地看着这盏灯。

翁玉娘忽然把桑妹颈上的红围巾扯下来，包住了灯罩，一时红光四射。

林振雄赞赏地看了翁玉娘一眼，然后把这盏求救灯高举过头顶，摇晃着。由于浪大船不稳，他几次险些跌倒。翁玉娘和桑妹便跪在甲板上，紧紧抱着他的腿。

落难的一船人都抓着船舷或其他一切可以抓到的东西，将满怀求生希望的目光投向高举红灯的林振雄。

有的老太婆双手合十向苍天祷告。

猥猥琐琐的孔繁禄爬到林振雄脚下，带着哭腔说：“振雄，我们完了。我那 70 岁的老妈不得活活饿死吗？”说罢哭起来。孔繁禄也是林振雄的同乡，为人计较，胆子小。

申礼明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哭个屁，发昏当不了死！”

林振雄说：“别哭，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茫茫海上，希望在哪里？

一条同样在狂涛巨浪中颠簸的三桅机帆船此时也在艰难挣扎着，不过因为吨位大，尚能坚持。

一个三十多岁面目黧黑，左面颊有一条深深疤痕的人腰里插着一把左轮枪，身后背着大砍刀，像一尊黑煞神般站在舵盘旁，一边不时地喊着：“左舵三，”“顺浪滑下去，”一边向开了锅一样的海上搜索。他就是在这一带公海上出了名的海盗头目黑台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大副和二头目“水上漂”过来请示：“舵爷，回吧，这风浪都有 10 级了。”

黑台风看也不看他们，这才是做活的好天气呀！他似乎怪他

们忘了规矩，海盗还怕风高浪险？

水上漂不再言语。

一个横浪压过来，把成吨的海水泼到船上，黑台风身上湿了个透，他抹了一把脸。

水上漂突然喊：“有活来了，看！”

正前方海上，在云与涛的结合部，有一团红光在摇晃着，离得远，像一簇鬼火游移着。

水上漂说：“是遇险的船在求救。”

黑台风狞笑着：“我们岂能见死不救？全速，靠上去。”

烟囱里黑烟直喷，轮机舱里的机器吓人地怪叫着，这艘海盗船在浪涛中颠簸着向那团红光靠去。

小船在遇险的海域里，可怜地打着转转。

此时，林振雄已爬上了折断的半截桅杆上，一刻不停地摇着红灯。

巨浪把船打得破碎不堪，好几个地方在渗水。船长和几个水手堵了东边西边又漏，后来已经堵不过来了。

船上惊慌绝望的人们在哀号、哭泣、咒骂。

林振雄冲人们喊话，把细软、钱系在腰上，别的东西全扔了，准备弃船！

一些老人却舍不得丢下任何东西，大包小裹的往身上背。

突然，桑妹大叫了一声：“看呀！”

人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一个庞然大物正横切巨浪向小船驶来。

小船上人们不由自主地爆发出一阵本能的欢呼声，人们跳着、举臂呼喊：“我们得救了！”

“有船来救我们了……”翁玉娘高兴得抱着桑妹跳起来。

大船在 50 米外停下。

几条舢板被抛下海，水上漂带着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人跳上

舢板向林振雄的小船驶来。

桑妹说，开船前，咱们在妈祖庙的香没白烧，妈祖保佑了咱们。她说得救后要去还愿。

林振雄却有些疑惑：怎么都带着枪？莫不是碰上了海盗？货船的人不可能有武器。

申礼明说：“不会吧？”他也有点儿发毛。

说时迟，那时快，没等难民们反应过来，靠到小船上的海盗们纷纷跳下舢板，跃上小船，喊了声：“不准动！”把船上的人全都用绳子捆了起来。

船上“救命”、“饶命”的喊声更加凄惨了。

林振雄、桑妹、申礼明几个人，也被五花大绑起来，每个人都堵上了嘴。

林振雄本能地往前站，想把两个美丽的姑娘掩藏起来。在他看来，碰上海盗，比大自然的灾难更可怕。

海盗们开始在甲板上下搜索，金银细软，包括行李日用品打劫一空，全装到舢板上。

水上漂大叫：“谁是船主？”

一个矮个中年人哆哆嗦嗦走上前，水上漂扯出他口中的棉絮，他说：“饶大家一命，都是穷极了闯南洋的……”

水上漂的马脸在火把照射下显得格外恐怖，他说：“你这一趟没少收钱吧？藏在哪儿了？”说着，大砍刀的刀锋放到了船主的脖子上。

船主被人押到底舱，拿出一个铁匣子。

水上漂把铁匣子打开，里面除了钞票，还有银元、珠宝。

水上漂似乎满意地哼了一声，对手下的人晃了一下头。

这是无声的命令。于是两个人架起船主，扑通一声掷入大海。

其余的人见状惊骇，纷纷跪下，说不出话，叩头求饶。

水上漂抽起了长长的大烟袋，如同看不见。

一个接一个的闯南洋的男女被抛入翻腾的大海。

恐惧的桑妹和翁玉娘躲在林振雄背后不敢看。

水上漂的视线投到了两个少女身上，他脸上的横肉跳了跳，走过来。

恰好几个海盗来扔她们下海了，水上漂让她俩留下。他的淫邪之心谁会看不出来？

两个姑娘觉得比扔下大海更恐怖，呜呜地叫不出声，紧紧依偎着林振雄。

林振雄除了鼓励、安慰而又无奈地看她们一眼，还能有什么办法？他已经被架到了船舷，咕咚一声扔进了大海。他再也不能保护她们了。

申礼明、孔繁禄企图在货箱后头藏身，也被发现，丢入海中。

几个海盗强行把桑妹、翁玉娘挟持到舢板上，两个姑娘挣扎着、反抗着，无济于事。

当水上漂上了舢板时，又晃了一下头，几个海盗把手中的火把扔到了林振雄他们乘坐过的船上，立时烈焰腾空，本来已经歪斜斜开始下沉的小船就这样带着一团火向海中沉降。

大海仿佛也被点燃了。

二

若干颗人头在海浪中浮沉。

毕竟身子都是用绳索捆绑着的，大多数人渐渐沉了下去。在翻腾的大海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船主最后蹿出水面看了一眼留在海平面上着火的断桅，绝望地放弃了努力，葬身大海。

林振雄顽强地靠两条腿划动着，挣扎着。

他的下颏向下勾着，牙齿终于接触到了绑绳，他用力咬着粗硬的绳子。灌了几口水，沉下去，又顽强地浮起来，大吸一口气，再咬那绳子。

他咬得嘴唇、牙龈全是血，仍在咬、在嚼。

舢板上的翁玉娘只有跳海才能保住清白，她在等机会。

两只海盗的舢板正向海盗船靠拢。

桑妹用肩膀撞了翁玉娘一下，她们的想法一样。

翁玉娘会意。二人猛然起身，一个鲤鱼打挺，相继跃入海中。

有几个海盗举枪欲射。

水上漂说了声：“混蛋。”众人都愣着不知怎么办。

水上漂立刻下令让喽啰们下去捞，要活的，他说舵爷还没个正经的压寨夫人呢！但喽啰们心里明白，真正好色、从不放过女人的是他水上漂。

十几个海盗纷纷下水，扎到海里去搜寻。

此时翁玉娘在不远处挣扎，光用腿游水起不到多大作用，忽升忽沉，她决定放弃了，仰天大叫了一声：“振雄啊，来生见了！”索性沉下去。

但她被一股推力托举上来，又浮出水面。

原来是几个海盗把她托到了舢板上，抬上海盗船。

她看见了黑台风那骇人的刀疤脸正向她贴近，还有水上漂那淫邪的脸。

翁玉娘侧过头去，闭上了眼。

水上漂说：“这么俊的美人儿，死了岂不可惜？舵爷若是看不中，就成全了我。”

黑台风阴沉着脸没出声。

海上捞人的海盗们陆续回来，爬上船。

水上漂问：“那一个美人呢？”

海盗们乱纷纷回答：“叫海流卷走了。”“早喂鲨鱼了。”他们也不想太卖力气，反正自己捞不着，有了女人也是头目们享用。

黑台风卖人情地看了水上漂一眼，说：“本来……唉，你没这个艳福啊。”言下之意，只有一个女人，自然轮不到他水上漂了。

水上漂的嘴咧了咧，似哭又似笑。

茫茫海上的风暴已近尾声，海上也亮了些。

水性奇佳的林振雄居然咬断了绳子，从捆绑中脱身出来。他无比轻松地在海水里漂了起来，稍事休息。

海盗船已经渐渐消失在海天尽处，只剩了烟囱。

附近海域漂浮着一些烂船板和船上的杂物，当然也有尸体。

林振雄努力向前游，抓到了一块船板，继续向前游，水天茫茫，见不到陆地的影子。

忽然，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人在动，双脚不停地搅动起浪花。

林振雄意外地惊喜，奋力游过去。

竟然是桑妹，她奇迹般地活下来，身上还绑着绳子。

林振雄叫了声“桑妹”，一手扶木板，一手揽住她的腰。

由于激动，桑妹看了他一眼，就昏了过去。

林振雄给她解去绑绳，把她托到木板上，一手推着她向前游。

桑妹仍未醒过来。林振雄有点儿游不动了，他抬头望望铅灰色的天，望望无尽头的大海，心里暗暗叫苦：桑妹啊，你再不醒来，我可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我们只能一起沉到海底了。

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异力量，桑妹睁开了眼睛，她看了一眼疲惫不堪的林振雄，说：“振雄哥，你不行了吧？我还有劲儿，我托着你。”

林振雄把一块大些的船板给了她，说：“别说话，省着点力气，我们得活下去。”

太阳升起来了，海上煊红一片。

风暴悄然隐退，海上风平浪静。

林振雄和桑妹像两片枯叶，静静浮在海上。他们彼此的手拉着，不说话，不划水，任海流把他们漂到任意什么地方。

这一刻，林振雄把桑妹当成了翁玉娘，他想说，看，我们的私奔多么惊心动魄！

后悔吗？他真的后悔了。由于林振雄家境贫寒，翁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就在翁家为女儿找了个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时，有一天，翁玉娘找到了林振雄，交给他一笔钱，说要跟他一起走，哪怕天涯海角。林振雄好不感动，他想起了两个哥哥落脚的马来亚，那里虽然不是天堂，可只要跟他所钟情的翁玉娘在一起，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于是搭船出逃！

他曾很惬意，想像翁玉娘的母亲会怎样着急、懊恼，将来她接到马来亚的女儿来信，生米已煮成熟饭，她未必永生不认这个女婿吧？

但现在他深深地后悔了。他把人家的爱女引到了深渊中，葬身到大海里了！

眼前他身旁漂浮的若是翁玉娘有多好！

可他马上又为自己的自私而自责，难道桑妹就该淹死吗？

他觉得头很痛，四肢无力，全身像灌了铅一样，马上要沉下去了。不，不能沉，不能放弃，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

桑妹又动了一下。林振雄下意识地叫了声：“玉娘，挺住，我们得活下去。”

迷迷糊糊的桑妹知道他叫错了，却也不去更正。她此时正享受着一个人的温柔，虽然那理当是翁玉娘所拥有的。她如果说破了，林振雄会痛苦的。

一阵阵清亮的海鸟叫声传来。他们仰在海面上，望着漫天海鸟，也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也不知为什么会麇集到这里。它们都是红嘴白羽，有一对长长的、弯弯的翅膀，样子像海鸥，却又不是。

桑妹听林振雄告诉她，这是南太平洋上的天堂鸟，看到它们是吉祥的。桑妹也听过这样的传说，但也知道林振雄是在安慰她，给她以生的希望。她真的像有劲儿了。

三

林振雄要去投奔的大哥、二哥都住在马来亚的槟榔屿。这是马来半岛西侧的一个小岛子，与半岛隔海相望。岛子上密布槟榔树，这大概就是岛名的由来。

从19世纪末起，中国的两广和福建便不停地有华人移民而来。在槟榔屿，你不会感到陌生，到处可以听到乡音，到处是黄皮肤能干的华夏子孙。

林振雄的大哥在英国人开的橡胶园里当司机，二哥林振方暂时还没有发达，过着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日子，他连正经住处都没有。

这是个风雨交加的坏天气。

码头一带泊着栉比鳞次的商船、渔舟。

在临近码头的地方，是地道的贫民窟。木桩在海水中支撑着一排排铁皮顶木屋，海水带着垃圾和腥臭味在人们睡榻下涌来涌去，上面烂屋顶四处漏雨，屋主人把所有能接雨水的器皿全用上了，铜脸盆、泥盆……屋子里一片丁丁冬冬的响声。

这是林振方的可怜住处。林振方撑起一把破旧的桐油布伞，脸也像天一样不开晴。他有一双精明而又透着狡黠的眼睛。他的家除了一卷包在油布里的行李，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小同乡陈朋端了一大碗番薯粥进来，说又是向他的大嫂赊的，人家脸子不好看哪。他们赊得太多了，小黑板上的正字都写满了，他都不好意思开口了。

林振方接过粥碗，呼噜呼噜地吃着，说：“区妹仔开个粥档也不容易，你别总打着我的旗号去赊粥喝呀！”

陈朋说：“我不去她那赊，别人赊给咱吗？”

陈朋挑了一处不漏雨的地方坐下，卷了一支纸烟抽着，望着木屋窗外白茫茫的海上说：“都以为南洋遍地是狗头金，弯下腰就能拣呢。咱们闯荡三四个月了，连间屋子也没住上，这水上屋，连狗窝都不如。”他是跟着林振方闯南洋的。

林振方并不气馁，他伸出舌头把碗舔了个干净，比刷过的还干净。他说：“吃了苦中苦，才得甜上甜。哎，你去问船期了吗？”

陈朋说：“傍晚还有一班。闯南洋的搭什么船的都有，谁知道三哥他们搭哪条啊。”他们去接林振雄和桑妹，一直没接到。

林振方说：“得勤跑着点码头，我算计着，他们前天就该到了，别是出了什么事。”

陈朋说：“大哥昨天也有点担心。现在这条水路不太平，好多闯南洋的离乡客叫海盗抢了。”

林振方也想抽烟，他把陈朋捻灭了的烟头又拾起来，抖出里面残余的烟丝，换了点新烟丝，卷成一支大烟，不肯自己打火，顺水上木板廊道走了好大一截，碰上一个打渔人，叼着短烟袋，他和人家对了火，又走回来。

陈朋手里摆弄着火柴盒，话带讥刺地说：“你不发财那才叫老天不开眼，一个大钱你都能攥出铜水来。”

林振方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他对别人吝啬，对自己同样刻薄。

陈朋说：“你大哥可比你大方多了，橡胶园的兄弟们都借过

他光。”

林振方不屑地说：“他们是吃大户。我大哥那人，日进斗金也得受穷，穷大方。”

“你弟弟怎么样？”陈朋问，他指的是秉性。

“他念过书，倒比我强，不过心太软。”林振方说，“本来，我不希望他走这条道的，连我都混不出人样来，他那种老实人更吃不开了。没办法，爹死了，他不投哥哥投谁？”

陈朋问：“听说他这回把二嫂也带出来了？是老桑家的姑娘吧？我早听说了，是大美人。”

林振方说：“现在叫二嫂早点，还没过门呢。”他说是老人提的亲，都说长得好看，可他从来没见过呢。

这时门外有人喊：“振方，走，到码头上去看看，又有闽南洋的船下来了。”

林振方答应一声，迎到门口。

进来的是个身材魁梧的人，穿着英国考文垂橡胶园的作业服，他是林家的长兄林振国。林振国后面跟着长得很秀气的区妹仔，是他妻子。

林振方说：“妹仔也去呀！这不是耽误你粥档生意了吗？”

区妹仔说：“当初我没开粥档，不是一样活吗？听说桑妹、翁玉娘来，我都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了，这回我可有伴了。”

林振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回你们唱一台戏不缺角了。”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四

海盗船在夜暗中悄然航行于海上。

夜幕降临，大海也波荡得精疲力竭，安静下来。黑台风在船

长室里掌着舵，不时喝上一口酒。大副在一旁站着，间或在灯下看看海图。

海盗船只亮着桅灯和前大灯，在无边的黑夜中悄然航行着，周围一片死寂。

突然，从密闭的前舱门里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几个在甲板上守望的海盗相互看看，马上去看驾船的黑台风，然后又无动于衷地把视线投到海上。

黑台风显然也听到尖叫声了，把舵交给大副，向下面走去。

尖叫声是从关押翁玉娘的底舱中传出来的。

尖叫的正是翁玉娘，她在抗拒侮辱。

她此时已经松了绑，头发蓬乱，瑟瑟发抖地缩在墙角。

水上漂面前的桌上扎着一把鱼刀，摆着一瓶烈性酒，他用鱼刀扎着盘子里的烤鱼吃，不时地嘴对嘴地喝一口酒。

水上漂又把鱼刀扎在了桌上，少顷拔出来，在手上掂掂，扔到半空，让它转了几下，又准确地抓住刀柄，他看也不看翁玉娘，突然一扬手，鱼刀嗖一声飞出，不偏不斜，扎在翁玉娘耳朵旁的壁板上，刀子还在打颤。

翁玉娘又吓得一声尖叫。

水上漂嘿嘿地笑了，他说：“你看过猫玩儿老鼠吗？猫抓了老鼠，不急于下口，把老鼠玩儿够了，想什么时候吃都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翁玉娘镇静下来，说：“我当然明白，落到海盗手里，我会有什么好下场！”她突然手疾眼快地从耳畔拔下鱼刀，横在自己脖子上。

水上漂恼恨自己低估了她，他站起来，两手摆着说：“有话好好说。”想接近翁玉娘。

翁玉娘横下一条心，说：“你别过来，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水上漂被镇住了。他说：“你这是何苦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到了这一步，还想着立贞节牌坊吗？哈哈。再说，舵爷是贪了几杯，叫我溜进来占了先，呆会儿他来，你也躲不过这一关啊！”他见翁玉娘没有激烈反抗的表示，便又向前靠近，涎着脸说：“女人就是那么回事儿，跟谁还不是跟呢？”

翁玉娘厉声叫：“你站住！”

这时门被撞开了，不怒而威的黑台风出现了，由于喝多了酒，脸上的刀疤呈紫红色。他只看了水上漂一眼，说了声：“还不滚！”

水上漂嬉皮笑脸地说：“我没把她怎么样，我是帮大哥训练训练，省得你费事。嘿嘿……”说完连忙溜走了。

黑台风拧了块湿毛巾，走过去想递给翁玉娘，翁玉娘大叫：“你过来我就死！”

黑台风说：“别！”他站住了，说：“我虽然干了这一行，可从来不糟踏好人家女儿，你别着急，我不会难为你的。”

翁玉娘说：“那你放我走。”

黑台风从舷窗里向漆黑的海面看了一眼，说：“黑茫茫的大海，你往哪儿走？”

翁玉娘说：“我跳到大海里死，我是干净的，这你就不要管了。”

这时，水上漂在外面敲门：“舵爷！”

黑台风拉开了门。水上漂讨好地说：“快做好事了吧，恭喜舵爷！要不要把她捆上？”

可他马上看出势头不对，噤了口。

黑台风说：“恭喜个屁！”他意外地吩咐水上漂说，“给翁姑娘收拾出一间房来，谁也不许打扰她。”

水上漂自作聪明地说：“我懂了，这一回，舵爷是想明媒正娶，不想在船上开荤啊。”

“放屁！”黑台风说，“从今往后，我拿翁姑娘当妹妹待，你们小心伺候。”

说罢，黑台风走了出去。

水上漂看了一眼翁玉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行啊，妹子，能让猫不沾腥，这得多大的道行啊！”

这一夜，果然没有人来打扰翁玉娘。她很纳闷，这个满脸刀疤看上去凶煞神一样的海盗会发什么善心吗？可他向水上漂发火是假的吗？他声称今后把她当妹妹待，这又是为什么？不会是做戏呀！他没有这个必要，她是他手中柔弱无力的猎物，他用不着这样费心思。

细想想，翁玉娘还是从他那凶狠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丝善良，那是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标志。

她猜对了。黑台风虽然沦落为海盗，心底还有正常人善良之火的一点小小的火苗。

一见到海盗糟踏女人，黑台风总是浑身战栗。他当年也是好人，在带着妻子闯南洋贩丝绸的路上，叫海盗劫了，十多个海盗在甲板上剥光了他妻子的衣衫，把他绑在桅杆上，大头冲下，让他亲眼目睹十多个野兽一样的海盗蹂躏他的女人，直到她流血不止当场死去。

后来他当了海盗，不忌抢不忌杀，惟独看不得手下的人糟踏女人，贪而不淫，这在他的帮里，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当然，翁玉娘不可能知道这一切。